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二十二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唐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箋憂深思遠

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音義

蟋音悉蟀所律反說文蟀作蛭

僖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仲反

疏

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

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

疏

正義曰作蟋蟀

也由僖公太儉偏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

其

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閒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

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于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

其

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

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

其

名晉為唐之義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

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

遠

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克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

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

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情見于詩詩為樂

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箋正義曰謂宛其死矣

者

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

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傳蟋蟀蛩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云我我僖公也蛩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傳已甚康樂職主也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于所居之事謂

國中政令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傳荒大也瞿瞿然顧禮

義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于廢亂

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音義

聿允橘反莫音暮除直慮反注

同荃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纖也一名蜻蚘復扶又反

大音泰徐勣佐反下同居義如字協韻音據好呼報反

下同瞿疏正義曰毛以為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

俱具反疏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于室

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

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于此時自樂日月其

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閒暇而為之君何不及時自樂

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

為節君若自樂無甚大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

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大好

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于禮義勿使踰越于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蟋蟀螽蟴釋蟲文李巡曰螽一名蟋蟀蟋蟀螽蟴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螽一名蟋蟀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蟋蟀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此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醖在戶醢醢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為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此月未為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獲菽采獲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

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為去也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為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明酒斯饗言幽君間于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為自樂之時也傳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為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為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于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于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于禮樂也其憂言荒則

憂也箋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
禮為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
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
其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
之惟恐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
又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
是禮樂自居復言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
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
以為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
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
為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
內而外也傳正義曰荒為廣遠之言故為大也釋訓云
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
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
道顧禮也箋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
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為廢亂也

良善釋

詁文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傳邁行也無
已大康職思其外傳外禮樂之外箋云外謂國外至四
境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傳蹶蹶動而敏于事音義禮樂之樂

音岳蹶蹶傳正義曰釋詁云蹶蹶動
俱衛反疏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
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悵傳悵過也無已大康職思
其憂傳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好樂無

荒良士休休傳休休樂道之心音義

休悒吐刀反疏箋正
休許蚪反義曰

庶人垂役車春官中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
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
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
事畢故言休耳不
言冬月不行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

刺之也音義

樞本或作藍鳥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注同朝直遙反廷

徒佞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下疏正義曰有財不能同婦蘇報反本又作掃下同用者三章章首二

句是也此二句總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鐘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鐘鼓者娛樂已身其事小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鐘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序獨言鐘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于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

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傳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

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子有衣裳弗曳弗妻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傳妻亦曳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傳宛死貌

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音義

愉以朱反莖田節反沈又直黎反曳

以世反妻力俱反馬云牽也宛於阮反

疏

正義曰毛以本亦作死愉毛以朱反鄭作偷他侯反愉為樂鄭以

愉為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傳正義曰樞莖釋木文郭

璞曰今之刺榆也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妻與曳連

則同為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

之事則曳妻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妻亦曳也愉樂釋詁

文箋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
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為偷言偷盜取之

山有栲隰有杻傳栲山栲杻櫪也子有廷內弗洒弗掃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傳洒灑也考擊也宛其死矣他人

是保傳保安也箋云保居也音義

栲音考杻女九反櫪初書反又他胡反櫪

於力反廷音庭又徒佞反鼓如字疏傳正義曰栲山栲

本或作擊非灑色蟹反又所綺反杻櫪皆釋木文舍

人曰栲名山栲杻名櫪郭璞曰栲似栲色小而白生山

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櫪栲漆相似如一陸璣

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

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

櫪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櫪許慎正以栲讀

為櫪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櫪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

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
細藥正白蓋樹令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
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
櫨材可為弓弩榦也洒謂以水溼地而掃之故轉為灑
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
亦字義並通也保安保居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
義言之上云他人是愉為得已樂以為樂此云他人是
保為得已之安以為安故傳訓保為安也箋以下云他
人入室則是居而有
之故易傳以保為居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傳君子無故琴

瑟不離于側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傳永引也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音義

漆音七木名
離力智反

疏

正義曰責昭公言子既
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

瑟而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已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
弗為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
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
同也傳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
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
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
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言不離于其
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于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箋封沃者封叔父桓叔

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音義

沃烏疏正義曰作揚
毒反疏之水詩者刺

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于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于沃國焉昭公今國封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箋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在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

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于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

曰聞喜

揚之水白石鑿鑿傳興也鑿鑿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

此服去從桓叔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箋云君子謂桓叔

音義

鑿子洛反激經歷反湍吐端反洗蘇禮反又蘇典反去羌呂反垢古口反惡烏路反又如字褌音博

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下文同疏正義

鄭改為綃褌音甫純真允反又真順反樂音洛曰言

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于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

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于民上除

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

政其國日以盛強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為衣

丹朱為緣綃褌為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

此素衣朱褌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

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

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

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正義曰釋器云

褌領謂之褌孫炎曰繡刺褌文以褌領是褌為領也郊

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王蔭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蔭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注云弁而祭于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于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

桓叔雖受封于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
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
配謚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
稱伯也傳不注序故于此解沃為曲沃也箋正義曰傳
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
繡讀為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
為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
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
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
破繡為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
以綃為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為繡文
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褱故
爾雅黼領謂之褱褱為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
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
箋破此傳繡當為綃下章繡字亦破為綃箋不言者從
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綃禮記注逆破引之猶月令云

鮮羔開水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水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也如傳意繡得為黼者績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黼者謂于繒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袷領是取毛繡黼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為之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傳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傳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傳言無憂

也音義

皓胡老反疏傳正義曰晉封桓叔于曲沃非獨鵠戶毒反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

邑故云鵠
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云不敢以告人

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音義粼刊新反本又作磷同澈直列反或作徹

誤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音義

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

延善疏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
反見沃國之盛強桓叔能修其政教知其後世
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
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
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
香而少實今一抔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
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彼其之
子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
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椒

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

之德彌廣博音義

抹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掬沈居局反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

也一音必二反鄭云不朋黨則申毛疏正義曰椒之性作毗至反倣古卯反且子餘反下同芬香而少實今

椒聊一揀之實乃蕃衍滿于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

多又有美德彼其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

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傳正義曰釋

木云檇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檇陸璣疏曰椒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

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

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
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
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箋正義曰言性芬
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
是取香氣為喻也言一揀之實者揀謂椒之房裏實者
也釋本云椒椒醜菜李巡曰椒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
故曰揀揀實也郭璞曰茱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
名為揀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揀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
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為喻不言
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揀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裹之內唯
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揀滿升假多為喻非
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
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為喻也傳正義曰朋
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為比也箋正義曰
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為大故以碩為壯佼貌大謂大
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為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

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
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修國
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
阻邑為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
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且桓叔別封于沃自是鄰國
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傳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
枝長故以
條為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

傳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音義

又本作

掬九疏傳正義曰篤
六反疏厚釋詁文

椒聊二章章六句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箋不得

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音義

綢直留反疏正義曰毛繆忘侯反以為不得

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于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于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章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

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
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于過晚作者據其失晚
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
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
之亂婚姻皆後于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
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
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
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
于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
于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昏
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
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束新三星在天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
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

後東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薪于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傳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傳子兮者嗟茲也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娶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音義

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于東同窮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芻束草之形宿音秀後戶豆

反疏

正義曰毛以為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為家用以興女在父

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為室家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為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于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失時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見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為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于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于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為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失其時

不可以為婚也子子子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
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為禮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
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也由晉國之亂今失正
時故舉其事而刺之傳正義曰以綢繆是東薪之狀故
云猶纏綿也參有三星故云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
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為
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事
先舉東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為婚
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箋正義
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
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
星星有大小大者為天王小者為子屬則大者尊小者
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
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
于卯上二月之昏合于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
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

娶之禮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束薪為賢者自束其薪不為興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見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束薪之時已在天也因以束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于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旦中為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夏官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

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于辰上使
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于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
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為候彼取已伏
為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標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
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
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
至使晚于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傳
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為良人知此美室者
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為美室良訓為
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為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
國人不得其時故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
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箋正
義曰箋以仲春為婚月三星在天後于仲春故以此二
句為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
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寡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
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

或出于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傳正義曰傳意以
上句為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已身
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歎此身
不得見良人言已無奈此良人何箋正義曰箋以此句
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為斥娶者以其良人
為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于陰陽交會之月則
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
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

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

之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音義

邂逅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逅本又

作靚胡豆反一音戶葺反韓詩云邂逅不固之貌解音蟹說音悅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
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聚者傳
三女為聚大夫一妻二妾子兮子兮如此聚者何音義
直音值又如字聚疏傳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于涇
采旦反字林作娶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
三為聚聚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聚者衆女之
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
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
法為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
亦不能及禮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序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音義

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

反

疏

正義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

君為治亦是不親宗

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傳興也杜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

葉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傳踽踽

無所親也箋云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

于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願恩不如同姓親

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

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

胡不飲焉傳飲助也箋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

之親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音義

滑私飲反比毗志反下文及注同踣

俱禹反遠于萬反飲七利反

疏正義曰言有扶然特生之杜其葉滑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

興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

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于

國中踣踣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願

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

為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為沃國所并故

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

等汝何不輔君為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
兄弟之親何不推欣而助之焉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
得輔君猶冀他人輔之得使不減故戒異姓之人使助
君也傳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
杜白者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
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
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
是也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滑兮則滑滑與菁菁皆茂盛
之貌傳于此云滑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
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
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為喻故下章易
傳以菁菁為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為喻不取
葉盛為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為稀少貌者以葉密則
同為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我菁菁為我之
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滑滑為茂貌但不取葉為興
耳箋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

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輔亦是輔之義也傳正義曰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飲為助也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傳菁菁葉盛也箋云菁菁稀少之

貌獨行累累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傳累累無所依也

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音義

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累累疏傳正義曰累累蹢蹢本亦作甞又作甞求營反皆與獨行共文故知

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云同姓為同祖也

杜二章章九句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箋恤憂

也音義

恤荀律反

疏

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為

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于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傳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後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

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

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音義

祛起居反又丘據反祛末也居如字又音據比

毗志反悖

疏

正義曰在位之臣服羔裘豹祛晉人因其服舉以為喻言以羔皮為裘豹皮為祛裘

補對反

祛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已在疾惡其民

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

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

困苦也卿大夫于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

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

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已與在位故舊

恩好傳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

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

祛別此以祛袂為一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

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

祛皆為袂故以為祛袂也以裘身為本裘袂為末其皮
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
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為本末也此解直云祛
袂定本云祛袂末與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
相訓是自為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
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
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
也箋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
也傳已解興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興意以在位身
服此裘故取其裘為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
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
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以民與大夫尊卑
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
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
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

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
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
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
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
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
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傳褻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豈

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

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音義褻徐救反

好呼報疏箋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
反注同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

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
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序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考

侯鄂侯哀侯小子侯音義

鴉音保鴉似鴈而大無後趾養羊亮反鄂五各反

疏

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

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箋正義

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

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陞庭之田陞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為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判昭公故為昭公詩也

肅肅鵲羽集于苞栩傳興也肅肅鵲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鵲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鵲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

迨相致也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傳盬不攻

緻也怙恃也箋云藝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

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悠悠

蒼天曷其有所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音義

補苞

交反棚況禹反稹本又作稹之忍反何之人反沈音田

又音振廣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處昌慮反迨

側百反棚戶本反致直置反下同疏正義曰言肅肅之

盬音古藝魚世反怙音戶罷音皮疏為聲者是鵠鳥之

羽飛而集于苞棚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于征後

之事然鵠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棚之上極為危苦

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為危

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

為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藝黍稷既無黍稷
我之父母當為何所依怙乎乃告于天云悠悠乎遠者
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
乎人窮則反本因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
也傳正義曰苞稂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
曰稂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稂箋云稂者根相迫
迫相致貌亦謂叢生也稂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
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柞其子
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
言杼汁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鵠鳥連蹄性不樹止樹
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監與蠱字異
義同昭元年左傳云于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杜
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
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監為不攻牢不堅緻
之意也此云監不攻緻四牡傳云監不堅固其義同也
定本緻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

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箋正義曰何知不為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箋云極已也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傳行翮也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音義

行戶郎反注同翮戶草反爾雅云羽

本謂翮翼以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

者音義

并卑政反下注同為于疏正義曰作無衣詩偽反之使所吏反注同

疏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

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于曲沃號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為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為之請王賜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為之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箋正義曰不言請命于天子而云請命于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虢書傳無文也或以為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齊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公奉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于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

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箋云武公

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疏

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

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為之請于天子
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乎晉舊有之
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
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
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國君
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傳正義
曰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
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
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七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

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
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
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
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
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
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
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為侯伯侯伯以
七為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
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為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
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
衣也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此解得衣乃安之
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故
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
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
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
則宿筮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

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名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孽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于法武公不當賜之義之者其臣之意義之耳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

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否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傳煥

煖也音義

煥本又作與於疏傳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六反煖奴緩反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

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得為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箋正義曰傳正解六弓為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已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變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

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義衣如美則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傳正義曰煥

煥也釋言文

無衣二章章三句

序有秋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音義

宗族本亦作宗矣

疏

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公專在己身

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于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

初兼宗國宜湏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傳噬逮也箋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于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中心好之曷飲食

之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

歡以待之音義

陰於鵠反又如字本亦作蔭同噬市世反韓詩作逝逝及也比毗志反好呼報

反下同飲於鵠

反下

疏正義曰言有秋然特生之杜生

文同食音嗣下同

疏

于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

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

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

其孤特為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

子之人兮但能來運于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

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來者由君

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中心誠實好之

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箋

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

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

以為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

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傳正義曰噬連釋言文連又別訓為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于此國訓此連為至也箋正義曰肯可釋言文釋詁云之通往也故適得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傳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傳

遊觀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音義

周韓詩云右疏傳正也觀古亂反義曰

言道周遠之故為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喪棄

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音義

好呼報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疏正義曰數攻他

反注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國數與敵戰其

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

于室故陳妻怨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

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

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

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

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

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

克敗狄于采桑見于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蔽蔓于野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蔽生蔓于

野喻婦人外成于他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予我

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于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

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于此音義音薇

廉又力恬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劒反草木疏正義曰云似枯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燕真不可食此二句

互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薇亦生薇言蔓則葛亦蔓葛言

蒙則薇亦蒙薇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于此

延蔓而蒙于楚木薇亦生于此延蔓而蒙于野中以興

婦人生于父母當外成于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

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于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

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傳正義曰此

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

璣疏云薇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真不可食

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

莖葉者以哺牛除熱

葛生蒙棘蔕蔓于域傳域塋域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傳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
篋衾席韞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

婦猶自齊而行事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箋云旦明也我
君子無于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音義齊側皆反本

篋口牒反韞本亦作疏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
獨又作積徒木反疏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覩

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予
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于此當

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傳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
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
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
獨旦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
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
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
夫之齊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已意以禮夫不
在斂枕篋衾席鞫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齊
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
篋簟席鞫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為衾順經衾文箋正
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
婦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
在其祭也使入攝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主婦猶自
齊而行事是故因已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
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
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夏之日冬之夜傳言長也箋云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音義墳扶云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傳室猶居也箋云

室猶塚壙音義

壙音曠

葛生五章章四句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音義

苓力丁反即甘草葉

似地黃好疏

正義曰以獻公好聽用讒人之言或見呼報反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

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
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
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
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
苓于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
者未必于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人
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傳苟誠也箋云
苟且也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

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
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箋云
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

何所得音義

辟匹亦反下同符下孟反為言之為于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偽字非舍之

舍音捨下同旗之然反為言謂為人二為字並于偽
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為字亦依字訕所諫反疏

正義曰毛以為言人采苓采苓于何處采之于首陽之
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于何處求之于小人之
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
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
行于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
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

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答。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諛止也。人之偽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偽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于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于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諛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以「苟為且餘」，同傳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為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為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諛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于小人，所以致諛言也。箋易之者，鄭答。

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
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傳苦苦菜也人之為言苟亦無與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傳無與勿用也人之為言胡得焉

疏傳正義曰此茶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
甜脆而美所謂莖茶如飴肉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

也是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傳葑菜名也人之為言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音義葑孚
容反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卷十

毛詩注疏卷十考證

唐風蟋蟀章役車其休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

○張溥注疏合纂作庶人乘役車也休農功畢

山有樞章○樞魯詩作蔭爾雅作蘊

弗曳弗婁○婁韓詩外傳作屢婁屢古通用

揚之水章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箋畏昭公謂已動民

心○嚴粲云我聞有命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

公知之若真欲從曲沃必不作此以漏泄其事

椒聊章箋疏桓叔別封于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

不臣○臣浩按此說甚害理昭公既立封叔父桓叔

于曲沃桓叔固昭公臣也安得謂鄰國耶孔氏于衛
風柏舟淇奥誤信史記言衛武公弑兄不失為盛德
此又言桓叔非不臣何其悖也

綢繆章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箋三星謂心星也○劉
瑾曰凡三星者非止心一宿知此為心宿者蓋辰月
末日在畢昏時日淪于地之酉位而心宿見于地之

東方此詩男女過仲春而得成昏故遙見心宿也臣
光型按此當從鄭說毛以秋冬為昏期故指三星為
參然參七星與伐連而十星不止三星矣

秋杜章胡不攸焉○飲崔靈恩集注作次

羔裘章自我人居居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臣

祖庚

按居居究究訓惡雖據爾雅然義殊難曉故朱

子亦以為未詳李光地曰居居慢也究究苛也蓋本
張橫渠居居為晏安究究為察察作威之說于義較

明

毛詩注疏卷十考證

謹案卷九第十一頁前一行箋刊本訛作傳今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疏箋畝百為夫刊本畝百訛百
畝今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疏鷓鴣其雄鷓鴣牝庫刊本鷓訛
鷓據爾雅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音義徐音官刊本官訛官據經
典釋文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疏闕西呼鼯音瞿鼠刊本音瞿

金定四庫全書
二字誤於鼠字下直接今據毛本移正并旁寫
以別於疏文

第十七頁前二行疏地官小司徒及卿大夫職刊
本鄉訛卿據周禮改

卷十第一頁後七行疏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刊
本民訛風據左傳改

第三頁前二行疏陸璣疏云刊本璣訛璣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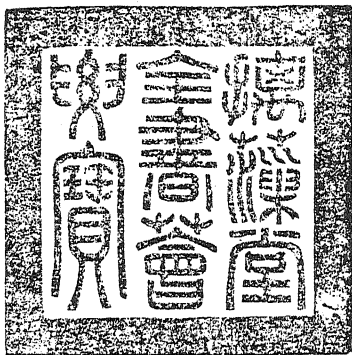
第五頁後四行疏弗鼓弗考是也刊本鼓訛擊據

經文改

第七頁前二行疏或謂之牛筋刊本筋訛筋今改
第八頁前八行疏箋天子建國刊本天訛大據左
傳改

第九頁後一行疏傳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刊本
中訛也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熾

謄錄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二十三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一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音義

鄰本亦作隣又作隣粟人反疏正義曰作車

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其

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馬必知斷始大為句者以駟鐵序云始命謂始命為諸侯也即此知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為文即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為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為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為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也未

見君子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見國君者

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音義顛都田反

的丁歷反顛桑黨反寺如字又音侍本或作侍字寺人

奄人令力呈反注同又力政反沈力丁反韓詩作伶云

使伶傳疏正義曰此美秦仲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

直專反疏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中有

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

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

仲然後人得見之傳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

鄰鄰為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

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

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天官序官云

內小臣庵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
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
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
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
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
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
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
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庵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
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
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
一概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
不以寺人為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即是內小臣
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
庵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
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
耳故知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箋正義曰附庸雖未

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子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箋云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箋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

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傳耆老也
八十曰耆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

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音義

阪音反又扶板反陂彼寄

反又普羅反又彼皮反閒音閑樂音洛下文並同耆疏
田節反一音天節反朝直遙反後胡豆反又如字

正義曰言阪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
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
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為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
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
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
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傳正義曰釋地云
下濕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窾下常沮洳名為隰也
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溼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下

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箋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
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
樂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
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
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羨之而願仕也傳正義曰耆
老釋言文孫炎曰耆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
注云年踰七十倍九年左傳曰伯舅耆老服虔云七十
曰耆此言八十曰耆者耆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
者七十致仕仕者慮己之耆欲得早致事故以為八十
也箋正義曰作者羨其閒暇欲得自樂故知樂者為仕
焉逝訓為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今得明君之朝不
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謂年歲晚莫不堪
仕進在寵
祿之後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傳簧笙也今者不

樂逝者其亡傳亡喪棄也音義

簧音黃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序駟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箋

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皇附庸也音義

騏田結反又吐結反騏驪馬也

始命絕句園音又沈

疏

正義曰作駟騏騏詩者美襄公又尤菊反樂音洛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

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為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於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

園中上二章園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
也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園囿大同蕃墻異耳園者域
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
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
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是在郊
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
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
去國近也箋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
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為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
言始命之意秦始為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
為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
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駘驥孔阜六轡在手傳驥驪阜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
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傳能以道媚

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

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音義

阜符有反驪力疏知反媚眉莫反

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驥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傳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為黑色驥者言其色黑如鐵故為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為大也箋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軾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覲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馬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為御之良也傳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

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為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天文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

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

大言禽獸得其所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箋

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

射音義

麋亡悲反舍音捨拔蒲末反射

疏

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

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傳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箋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獸故知奉是時牡為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傳正義曰言舍

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為矢末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箋正義曰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
得不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
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
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
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
言公曰傳以拔為矢末不拜為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
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
深乎是謂矢末為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傳閑習也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
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輶車驚鑣載獫狁
驕傳輶輕也獫狁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

歇驕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

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于北園

時所為也音義

種章勇反輶由九反又音由鸞盧端反鑣彼驕反獫力驗反說文音力劍反歇

本又作獨許謁反說文音火遏反驕本又作矯同許喬

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喙況廢反驅丘遇反或丘于

反乘繩證反搏

疏

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

音博舊音付

疏

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

馬既已開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

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

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於囿中多所獲得也傳

正義曰開習釋詁文箋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

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

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

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
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
習也傳正義曰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
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文李
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箋正義曰夏官田僕掌設驅
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園然
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
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為名且下句說
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
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
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
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
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
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
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
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戴毛

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
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
解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釋訓云暴虎徒
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瘡無
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
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箋
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
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內外之志所以美君

政教之功音義

小戎王云駕兩馬者矜居澄疏正義反夸苦花反樂音岳又音洛疏曰作

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變正義曰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為夸大之義也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傳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

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脅驅陰鞞塗續傳
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
止入也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塗白金也續續鞞也箋
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
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軹上塗續
白金飾續鞞之環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傳文茵虎皮也
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足白曰鼻箋云此上六句者
國人所矜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箋云言我也念君子之

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傳西戎板

屋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

人所用閔其君子音義

伐錢淺反收如字蔡音木本又作輦歷錄也曲轅上束也輶陟

留反軫之忍反歷錄一本作歷祿句古侯反驅本亦作

駟起俱反軫之忍反塗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屢

反軫居覲反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

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

有靳居蒙反無取於軫也禦魚呂反慎或作順義亦兩

通揜於檢反處昌慮反著直畧反又丁略反軾音式本

亦作式茵音因文茵以虎皮為茵茵車席疏正義曰國

也暢勅亮反轂音谷騏音期鼻之樹反人夸兵車

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

節束縛歷錄此梁輶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

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
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鞞以白金飾
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
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鼻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
伐我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君子
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虞也今乃遠
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
曲之事也傳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大小應同而謂之
小戎者六月云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
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
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淺淺釋言
文收軫者相傳為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
橫木也蓋以為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馬軻者
轅也言五檠梁軻五檠是轅上之飾故以五為五束言
以皮革五束束之檠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為文章
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軻軻上曲句衡衡者軻

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
之衡則橫居軾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軾也考工記
云國馬之軾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
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轆七寸又并此軾深則衡高
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是軾
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檠則歷錄
之稱而謂之五檠者以一軾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
章歷錄故謂之五檠也此言淺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
也兵車言淺軾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為
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桴其漆內而
中誦之以為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
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桴者度兩漆之內相
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車
人為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
車之轂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為車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云兵

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與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軾其深八尺兵車之軾比之為淺故謂之淺軾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邃宇之邃是軾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軾也游環者以環貫軾游在背上故謂之軾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軾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軾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軾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軾故云揜軾也軾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今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軾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

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駒而還服虔云駒車軌也兩軌義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云兩駒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駒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駒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鐔然則白金不名鍍言鍍白金者鍍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鞞環非訓鍍為白金也金銀銅鐵搃名為金此設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陰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荃也鞞所以引車也鍍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鞞環也續續鞞端也箋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為驂馬設之故箋申明毛櫟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輈在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鞞言鍍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鞞之環傳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茵則

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
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為長故為長轂言長於大車
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
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驤左足白驤樊光云後右足白曰
驤左足白曰驤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
膝上皆白惟驤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為惟驤後左脚白
者直名驤意亦同也箋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
子比德於玉馬溫潤而澤仁也鎮密以栗知也廉而不
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即引詩云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玉有五德也彼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
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
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惟
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
言之耳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
板為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
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

家思之故知拔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戎得而居之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傳黃馬黑喙

曰駟箋云赤身黑鬣曰騏中中服也驂兩駢也龍盾之

合鍤以鰭輶傳龍盾畫龍於盾也合合而載之輶驂內

轡也箋云鍤以鰭輶輶以白金為飾也輶繫於軾

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傳在敵邑也方何為期胡然我

念之箋云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何以了然不來言望

之也音義

騏音留駟古花反鬣本又作驪力輶反驂芳非反盾順允反徐又音允鰭古穴反輶音納

內疏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也壯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

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駟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駟馬驪馬是其駟謂為外駟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駟馬內轡之末塗金以為觸軸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我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為還期乎何為了然不來而使我不念之也傳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駟不言身黃傳以為黃馬者蓋相傳為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為駟馬箋正義曰爾雅有駟白駟駟馬白腹駟則駟是色名說者皆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騊馬故為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為駟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駟故云中中服駟兩駟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駟字子駟是有駟乃成駟也傳正義曰盾以木為

之而謂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言鍮以觶軸謂白金飾皮為觶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觶也

伐駟孔羣云矛鍮蒙伐有苑傳伐駟四介馬也孔甚也云三隅矛也鍮鍮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虎韞鏤

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傳虎虎皮也韞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也閉緄緄繩滕約也箋云鏤膺有刺金飾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云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音義

賤駟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賤駟公音求鏤徒對反舊徒

猥反一音敦說文云矛戟下銅鏤伐如字本或作戲音同介音界鏤徂寸反又子遯反札側八反厖莫江反韞勅亮反下同本亦作暢鏤魯豆反膺於澄反閉悲位反本一作韞鄭注周禮云弓檠曰韞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韞音悲位反徐邊惠反一音必結反緄古本反滕直登反緄息列反厭於鹽反秩陳乙反知音

智本亦疏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
作智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公予以白金

為其鏑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
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
備其折壞交置二弓於韞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
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
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
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
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
閔念之傳正義曰伐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
以為四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
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
言文公矛三隅矛刃有三角蓋相傳為然也曲禮曰進
戈者前其鏑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鏑是矛之下端當
有鏑也彼注云銳底曰鏑取其鏑地平底曰鏑取其鏑
地則鏑鏑異物言鏑鏑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鏑也上言

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為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箋正義曰箋申明伐駟為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伐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為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厖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厖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為厖明厖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傳以蒙為討箋轉討為厖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傳正義曰下句云交韞二弓則虎韞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韞為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搢則膺是胸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婁胄也春

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鞞帶之鞞
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韞
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鞞注云鞞
弓藥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
竹閉緹滕然則竹閉一名鞞也言閉緹者說文云緹繫
也謂置弓鞞裏以繩緹之因名鞞為緹考工記弓人注
云緹弓鞞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緹於鞞矣是緹為
繫名也所緹之事即緹滕是也故云緹繩滕約謂以繩
約弓然後內之韞中也箋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云
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纓九
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
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為名不由
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
以五采屬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
玉象為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為膺飾取
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

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
傳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箋

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

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音義

蒹古恬反被皮

寄疏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
反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

教之禮者為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
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傳興也蒹蒹葭蘆也蒼蒼盛也白

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
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強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
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
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
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
一邊假喻以言遠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
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
則不能得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溯

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

近耳易得見也音義

廉音廉繫於奚反遡蕪路反洄音回宛紆阮反本亦作苑易以鼓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

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溯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溯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為蒹葭在

衆草之中蒼蒼然強盛雖似不可彫傷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為黃矣以興衆民之強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為喻若溯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溯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傳正義曰蒹葭蒹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璣疏云蒹水草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

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為霜然後
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為曲薄充歲事也七
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為霜然後歲
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為言耳其實白露初降
己在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
己言其未為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
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
倒也箋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
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傳
正義曰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
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溯洄喻逆禮溯游
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
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
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
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
禮樂能用禮則至于道也箋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

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知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皆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湄在渚是其居水傍也傳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曰溯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入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入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為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為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為求賢之事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箋云未

晞未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傳湄水隰也溯洄從之

道阻且躋傳躋升也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溯游

從之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音義

蔓本亦作淒七奚反晞音希湄音眉

陳魚檢反又音檢躋本又作躋子西反坻直尸反

疏

傳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為

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為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釋水云水草交為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巖隰隰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傳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渙傳渙厓也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傳

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溯游從之宛在水

中泚傳小渚曰泚音義

渙音侯迂音于泚音止

疏

傳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

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渙泚為韻

蒹葭三章章八句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疏

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

令修德無僂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
惰於為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
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為戒
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為戒
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
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傳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
稻梅枿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問何有者意以為名山
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
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
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

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

哉儀貌尊嚴也音義

條本又作擽音同稻吐刀反山榎也枏如鹽反沈云孫炎稱荊州曰

梅揚州曰枏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枏朝直遙反裼星歷

反渥於角反淳漬也丹如字韓詩作沔音槿各反沔赭

也漬辭疏正義曰彼終南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

賜反疏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

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

盛德之故宜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

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修德又陳

其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

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

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

哉傳正義曰地里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
為終南其山高是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
荆山終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榴山
李巡曰山榴一名榴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榴也
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栟釋木文孫炎曰荊州曰梅楊
州曰栟郭璞曰似杏實酢陸璣疏云榴今山楸也亦如
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溼又可
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葉
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栟葉大可
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
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栟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
通故亦有栟也錦者雜綵為文故云綵衣也狐裘朝廷
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裼其
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
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
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褻衣裳錦褻

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衣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太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為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為說以明為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坊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麕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隣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麕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

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
魔褻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

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

如堂之墻然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

色備謂之繡佩玉將將壽考不忘音義

紀如字本亦作
此沈音起黻音

弗將七疏

傳正義曰案集注本作此定本作紀以下文
有堂故以為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墻李

羊反

巡曰堂墻名崖似堂墻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

其邊若堂之墻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

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

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

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績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窆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

以從死音義

行戶郎反下皆同鍼其廉疏窆正義曰反徐又音針從才容反

疏

文六年左

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

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主
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
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
箋辨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
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
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
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公子車
奄息傳子車氏奄息名箋云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
奄息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

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為之悼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傳殲盡良善也箋云言彼蒼者天愬之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箋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音

義

惴之瑞反慄音栗壙古晃反殲子廛反又息廛反愬蘓路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交交然而小者是黃

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于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

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惻惻然恐懼
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
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
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
以為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
去以興臣仕于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
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
之本意餘同傳正義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為小貌
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
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為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
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箋正義曰箋以鳥之
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
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
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
死傳正義曰子車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
息為名仲行亦是名箋云仲行為字者以伯仲叔季為

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云乃特百夫之德者言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惴惴懼釋訓文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箋云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傳防比也箋云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音義

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傳禦當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音義

禦魚呂反注同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馱彼晨風鬱彼北林傳興也馱疾飛貌晨風鷗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馱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

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音義

駭說文作鴈尹橘反字林於寂反鴈字又作驢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鷦青色說文止仙反字林尸先反駛所吏

反疏正義曰駭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

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

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彼穆公

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

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傳正義曰駭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鷽

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鷽鷽擊鳥也郭璞曰鷽屬陸

璣疏云鷽似鷽青黃色燕頤勾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

急疾擊鷽鷽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

故此喻賢人
從穆公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傳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

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

宜有之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音義

櫟盧狄反駮邦角反獸名草木疏云

疏傳正義曰釋木

駮馬木名梓榆也倨音據樂音洛

云櫟其實梓孫

炎曰櫟實橡也有棣橐自裏也陸璣疏云秦人謂柞櫟

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棣

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以為此

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畜云駮如馬倨

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

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

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璣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聲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芭棣隰有樹榘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言

山有芭棣隰有樹榘傳棣唐棣也榘赤羅也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音義

棣音悌榘音遂或作遂

疏傳正

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為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榘赤羅郭璞云今楊榘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疏云榘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榘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音義

又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反又如字下注同亟欺冀反

疏正義

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所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

為次所
以倒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襴也上與百姓同欲則

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

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

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

之刺其好攻戰音義

袍色毛反襴古顯反本亦作繭
仇音求長直亮反又如字下同疏

正義曰毛以為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民心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為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鄭以為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于是興師之時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傳正義曰袍襦釋言文玉藻云續為襦縕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續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襦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襦也傳既以此為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為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

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箋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迷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為我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已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為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傳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箋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為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傳令之辭刺其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

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為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于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為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鵠羽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汙垢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傳作起也箋云戟車戟

常也音義

澤如字說文作釋云袴也褻仙列反近附

疏

傳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為釋說文云釋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也釋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釋也箋正義曰車戟常

考工記廬人
文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傳
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
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
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音義
渭音謂水北
曰陽麗本又

作驪同力馳反難乃旦反大音泰

疏

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麗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麗姬之難出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為晉君於是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為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迷已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納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為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

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為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為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為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為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為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傳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何

以贈之路車乘黃傳贈送也乘黃四馬也音義

雅於用反縣名

今屬扶風乘繩證反注同

疏

傳正義曰母之昆弟曰舅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箋正義曰雅在

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于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

次玉音義

思息嗣反

疏

傳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

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

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
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舍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
耳之

渭陽二章章四句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音義

輿音餘

疏

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

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

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

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

嗟乎不承權輿傳承繼也權輿始也音義

夏胡雅反屋如字渠其居

反食我音嗣注篇內同

疏

正義曰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重設饌食禮物

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于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嗟嘆之傳正義曰夏大釋詁文箋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駢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事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

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傳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為繼權輿始釋詁文

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飽于

嗟乎不承權輿音義

簋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

斗二疏

傳正義曰考工記云旋人為簋其實一殼豆實三而成殼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

瓦器容斛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

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

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

宰夫膳稻於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秋官

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簠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

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也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注疏卷十一

毛詩注疏卷十一考證

秦風晨風章隰有樹檉○檉說文作椽

渭陽序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李光地曰康公為世子時送晉重耳返國之詩存之者何婚姻之國能存亡繼絕者穆公之善也序以為康公即位後追作特臆說耳

權輿章不承權輿○爾雅注作胡不承權輿

毛詩注疏卷十一 考證

謹案第三頁後四行音義耄田節反刊本田訛由
據經典釋文改

第四頁後八行疏言園囿之樂者刊本囿訛園今
改

第八頁前五行疏崇六尺有六寸刊本寸訛尺據
考工記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箋何以了然不來刊本了然訛
然了據疏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刊本鏤訛縷據經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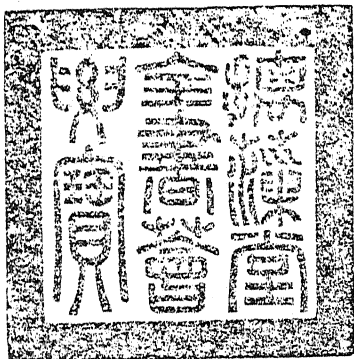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後四行疏秦國之民雖衆刊本秦訛秦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音義荊州曰梅揚州曰梅刊本梅栴互訛據經文改

第二十六頁前四行疏彼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刊本彼訛本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疏鵠羽云刊本鵠訛鶚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八行疏簠稻梁罷也刊本梁訛梁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張泰